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八十五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二

春官宗伯第三之六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

正義鄭氏康成曰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

灋其遺禮可灋者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

者 賈疏王制王大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注引文不具自公卿以下皆適子

謂之國子成均見文王世子篇然則乃得入經云弟者則王子也周人立此學之宮　陳氏汪曰國子弟與國家相終始既與其父兄共維持天下到後來亦與其子孫共維持國之子弟善則後日天下必治反是則可慮者在國家血脈常相聯也

案學政如樂德樂語樂舞皆是始建學典時即宜具備大司樂特治之而已其弦誦之時歌舞之節教學之數有道有德之選則大司樂建之而又治之也曰

合國之子弟者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適子國子之倅
國之俊選皆造也國子之教於虎門國子之倅掌於
諸子者春秋合舞合聲則皆入於成均與
餘論賈氏公彥曰案王制上庠下庠有虞氏之學也
至周立小學在西郊曰虞庠國學五帝總名成均三
代天子學總名辟廱當代各有異名也　呂氏祖謙
曰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學政皆
由樂始蓋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陶冶之功

入人最深漢大常典樂兼教胄之任亦此意　陳氏祥道曰王制四代之學虞曰上庠下庠夏曰東序西序殷曰左學右學周曰東膠虞庠上庠東序右學東膠皆大學也故以養國老下庠西序左學虞庠皆小學也故以養庶老而周詩有辟廱周官有成均皆為大學名各以義起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

正義鄭氏康成曰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

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死則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

鄭氏衆曰瞽宗樂人所共宗也明堂位瞽宗殷學泮宮周學以此觀之蓋祭於學宮　賈氏公彦曰文王世子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則學禮樂在瞽宗祭禮先師亦在瞽宗書之先師亦祭於上庠彼注云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是也　呂氏祖謙曰延有道德者使之教國子也既設掌樂之官却不專教又資之他人以此見古聖規模廣大處

林氏之奇曰祭於瞽宗記所稱春夏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是也

通論王氏昭禹曰古人於田則祭田祖於馬則祭先牧於飲食則祭先炊於養老則祭先老皆以示不忘本也祭有道德者於瞽宗亦此義

餘論魏氏曰古者民以君爲師仁壽鄙夭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表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未有不生都顯位没祭大烝者自

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係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此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祗音支

正義鄭氏康成曰和剛柔適也祗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賈疏二句爾雅文　賈氏公彥曰必使有道有德者教之此是樂中之六德與教萬民者少

別

案體中達和所謂至德也敬業有常所謂敏德也仁孝友弟所謂孝德也此養士之本亦畧與師氏之教同先教之德以為聲容之本更以聲容陶淑之而德成焉故謂之樂德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許應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亦使有道有德者教之　鄭氏康成曰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鄭氏鍔曰興如詩人之興因物以感發其心

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剴今也賈疏若詩陳古以刺幽厲倍文曰諷賈疏謂不開讀之以聲節之曰誦賈疏此亦背文但諷是直言之無吟咏誦則又為吟咏以聲節之發端曰言答述曰語王氏志長曰人惟辭氣不可強苟非中正和樂之德積中發外則必有乖戾不中節者此古人所以有樂語之教也

案興者引彼物以興此事如春秋傳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毋吠穆叔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是也道者述古而道其義如德正應和曰類

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之類是也諷者微吟誦者朗讀此二者亦與肄業時之諷誦異如雍門子微吟春秋傳公使歌之遂誦之是也言者賦詩以自言其情語者賦詩以答人之意也古之人不必親相與語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觀春秋傳列國君臣賦詩贈答彼此各喻其意而相應如響惟其達於六語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　同此一詩分而用之即可興可道可諷可誦可言可語非謂樂之語本有此六類也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卷音權磬上昭反濩胡故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黄帝曰雲門大卷賈疏卷者卷聚之義即下注所謂族類也黄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賈疏祭法作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案國語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韋昭注命名也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賈疏祭法作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案國語殫作單韋昭注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言其德無所不施也賈疏咸皆也池施也

大磬舜樂言其德能紹堯也賈疏韶繼也樂記大夏禹樂禹治水傅土賈疏傅禹貢作敷言其德能大中國也賈疏樂記夏大也大濩湯樂賈疏濩救護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賈疏邪祭法作虐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賈疏祭法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案國語武王去民之穢韋昭注穢謂紂也　賈氏公彦曰大司樂所教是大舞樂師所教是小舞案内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皆小舞也二十舞大夏即此六舞也特云大夏者鄭云樂

之文武備其實六舞皆學也
通論程子曰樂舞所以舒其性情也古人為學自小學舞勺舞象以至大學有弦歌以養其耳有干羽以養其血氣有禮義以養其心如此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　陳氏祥道曰周之時弦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干戈羽籥在東序以此見學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臯舞　吕氏祖

謙曰動容周旋無非至理所寓先王以舞教學士屈伸綴兆所謂四體不言而喻理至精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樂記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鄭注大章堯樂名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黃帝樂名堯增修而用之與此不同者堯增修黃帝樂猶存其本名曰咸池即此大咸也其不增修者則名大章是大章雖堯樂其體本黃帝樂周公更作大卷大卷則大章章名又名曰雲門以為黃帝樂則雲門與大卷為

一故下文更不序大卷也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說音悦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陰聲者也賈疏大師職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此十二者以銅為管案漢律歷志黄帝取竹嶰谷此造律之始也司馬貞索隱謂古律用竹漢末用銅轉而相生黄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賈疏轉而相生已下據律歷志而言子午已東為上生子午已西為下生上生為陽陽主

息故三分益一下生為陰陰主減故三分去一桼律歷志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大蔟為人統律長八寸又云十二管相生皆八八上生下生盡於中吕陰陽生於黃鍾始於左旋八八為位者假令黃鍾生林鍾是歷八辰自此巳下皆然是八八為位也

國語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賈疏引國語者欲取以六律六同均之以制鍾之大小須應律同也中聲謂上生下生定律之長短度律以律計自倍半而立鍾之均均即是應律長短者　桼國語本義謂考中聲以制黃鍾之管量之者審察中聲之齊量也度律者既得黃鍾之度數因度其上生下生之分數以定十二律管之短長也均鍾者因律管而立均以調十有二鍾之聲也

大合

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賈疏非一時俱作一代畢乃更故云徧一動物羽贏之屬虞書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　王氏昭禹曰以其述天地自然之氣而宣之故名曰律以其為律之偶而同於陽故名之曰同六呂又謂之六間蓋呂言其體間言其位同言其情總言之皆所

以述隂陽之氣故皆謂之十二律　梁氏曰此大合樂乃成均習樂之事非用之之事也
㮣上經教樂語樂舞乃分而教之詠其聲者雖調律呂於管弦而未合諸八音之全動其容者雖習於屈伸俯仰而未應於鼓鐘之節會故大合之以備用以下更言其用之之效用之祭祀則可以致鬼神示作動物用之燕饗則可以和邦國安賔客説逺人用之閭門鄉黨則可以諧萬民盖用樂多端各從類應非

專主一事而言也六舞在大合樂之上與五聲八音為類則是樂師所教之六舞非六代之舞也　王氏詳説謂此節以天地人之大祭祀言此緣鄭注而誤也一祭無徧用六代之樂之理大合六代之樂亦非一日而畢之事至下文乃分列天神地示人鬼所用之樂耳

存疑鄭氏康成曰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示物鬽

案人聲與八音合即是合樂又合六舞則雖一代之樂亦為大合矣不必一時遽徧六代也　又案呂氏春秋言伶倫以嶰谷之竹斷兩節取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黄鍾之宫次曰含少次制十二筩以别十三律說之者曰自黄鍾八寸一分上下相生窮於應鍾四寸二分其中間長短相距取用之數三寸九分而已此黄鍾之宫為黄鍾所含之少聲也繼乃制十二筩以别律聲而黄鍾之宫皆可以生之則是黄鍾之

宮爲律吕之本月令中央土律中黄鍾之宮者此也

又月令疏載蔡氏邕熊氏安說曰黄鍾之宮謂黄鍾少宮也半黄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說之者曰先爲黄鍾之宮管四寸五分其空徑三分寸之一以審定其清聲而後倍之以爲黄鍾之全律以生大吕以下十一律焉伶倫以黄鍾清聲爲律本其所首重也吕氏所云三寸九分者蓋四寸五分之訛云含少者則宮少之訛耳二說不同而六律六吕之外别以

一管為黄鍾之宫則一也後説更覺切實可循朱子亦云黄鍾清長四寸半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

正義鄭氏康成曰分謂各用一代之樂　賈氏公彦曰分六代之樂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故曰序

案此下皆言用樂之事也祭者地示享者人鬼祀者天神下六節葢天神地示人鬼之次祀未如圜丘方丘宗廟三者之極盛也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者朱子曰國語律者立均出度均是七均如以黃鍾爲宮則用林鍾爲徵大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諧應案注云黃鍾之宮者以十二鍾爲十二律又鍾爲樂器之首故指鍾而言之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賈疏合者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爲主陰呂來合之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注云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已後皆然是斗與辰合也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賈疏黃鍾律之首雲門又黃帝樂以尊祭尊故

云尊天神謂日月星辰之

案奏與歌各為一事非且歌且奏也奏者但奏其樂而不歌如鍾師職以鍾鼓奏九夏笙師職共其鍾笙之樂鄉飲酒禮燕禮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大射儀管新宮三終皆奏也奏某律即以其律為均但無人聲耳若歌詩則或止以琴瑟或備用八音皆隨人聲之高下疾徐而倚而比之即以歌者之均為均而不另為均其以琴瑟者凡禮之升歌三終是也其備用

八音者即謂之合樂矣黄鍾大吕皆以之為均而起調畢曲者也奏以黄鍾為均者歌時則以大吕為均之樂配之下皆放此賈疏謂歌奏通非也　又案凡陽律言奏陰律言歌者陽律則尚陰而樂器陰也陰律則尚陽而人聲陽也取陰陽相配相成之義也祀天之樂以陽律為重天主生物之始故用黄鍾陽生之律而合以陰之大吕

存異賈氏公彦曰黄鍾言奏大吕言歌者奏據出聲

而言歌據合曲而言其實歌奏通也據堂上歌詩合大吕之調左氏傳襄四年晉侯饗穆叔奏肆夏歌文王大明緜亦此類也

案肆夏於賓入門時奏之其時歌工未入則奏時不歌明矣且傳兩云不拜明非一時則奏與歌之為兩節又明矣

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蔟七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蔟陽聲第二賈疏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

林鍾之初六上生大蔟之九二是大蔟陽聲之第二也應鍾為之合賈疏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是應鍾為之合也咸池大咸也

辨正楊氏復曰地示謂社稷也鄭氏謂祭神州之神於北郊緯書不足據

案祭地之樂以陰律為重地主成物之終故用應鍾陰成之律而從陽之大蔟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磬音韶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姑洗陽聲第三賈疏南呂之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是陽聲第三也南呂為之合賈疏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是南呂為之合也四望五嶽四鎮四竇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

案四望自當以五嶽四鎮四瀆為正而天神不與焉然土經言以祭以享以祀而此六節分承之不應非天神之屬亦稱祀且言祀祭享者各二不應天神處其一而地示處其三也康成因此有司中司命風師

雨師亦用此樂之疑然果爾則神示亦混矣疑四望當作四類蓋字之訛小宗伯注以四類為日月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但上文祀天神已云日月星辰則此四類當除日月而言也四類以成天之功故用姑洗陽成之律而合以陰之南呂

存疑陳氏詳道曰望雖以名山大川為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鄭司農釋大宗伯以為日月星海杜預釋左傳以為望

祀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許慎以四望為日月星辰河海泰山蓋有所受之也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蕤如帷反函胡南反下竝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蕤賓陽聲第四賈疏應鍾之六三上生蕤賓之九四是陽聲第四也函鍾為之合賈疏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函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是函鍾為之合也函鍾一名林鍾賈疏月令以函鍾為林鍾

案山川代地生物故用函鍾陰生之律而從陽之蕤賓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正義鄭氏康成曰夷則陽聲第五賈疏大呂之六四下生夷則之九五是陽聲第五也小呂為之合賈疏小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是小呂為之合也小呂一名中呂賈疏月令以小呂為中呂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祭之賈疏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周之子孫欲尊其祖當先尊其母也凡祭以某妃配周立七廟自后稷已下不得更立后稷父廟故姜嫄無所配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閟

神之

案天子七廟而守祧八人合此經觀之則周立姜嫄廟信矣妣先於祖者以其為后稷之母特尊之也人道陰陽參焉直以生物終始為義而已妣主育養自巳至申萬物致養故用夷則小呂之合律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詩云履帝武敏歆毛傳義與史記同以為姜嫄帝嚳妃履帝嚳車轍馬跡生后稷稷為帝嚳親子鄭君依命歷序帝嚳傳十世乃至堯稷為

堯官則姜嫄不得為帝嚳妃而言履帝武者帝謂天帝也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聖人跡心悅忻然踐之動而孕生子是鄭鮮聖人跡與毛異也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射音亦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射陽聲之下也賈疏夾鍾之六五下生無射之上九是陽聲之下也夾鍾為之合賈疏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馬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馬而辰在大火是其合也夾鍾一名圜鍾賈疏下文圜鍾為宮先祖謂先王先公

棄先祖謂后稷也其他廟之犆祭者亦存焉祖主生成自卯至戌萬物形就故用無射夾鍾之合律也以上六樂用律與舞蓋以尊畀爲次然於陰陽象類各有合者又如此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者言其均賈疏六者各據其首若黄鍾爲宫自與已下徵商羽角等爲均其絲數五聲各異也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播之言

被也賈疏取被及之義故書播為藩杜子春云讀如后稷播

百穀之播　朱子曰洪範是水火木金土樂聲是土

金木火水　宮已下則太濁羽已上則太清皆不可

為樂惟五聲者中聲也案左傳醫和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

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蓋宮聲遲以漸而速宮聲為本餘者為末宮聲中聲也宮聲

之前未及乎中羽聲之後則過乎中然則五聲皆中聲而宮為中之始則中之中也故曰中聲以降朱子

所云似本此

案凡樂之所謂五聲者有調有音調舉一曲之全曰

宫調曰商調者是也音則逐字而命之曰宫音曰商音者是也上經六樂十二律皆宫調也至此文之以五聲乃是調中之五聲雖用五聲之一以名調而中閒和應之律則五聲具備此凡樂之大綱也曰文者閒雜而成章曰播者散布而遞徧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𩙿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

及天神

正義鄭氏康成曰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賈疏此云變燕禮云終尚書云成孔注云凡樂曲成則終終則更奏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

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賈疏言此欲見其先致者皆由其神易致故也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賈疏一變致之以是故也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賈疏自樂再變已下差緩墳衍在丘陵後介物在毛物後由走遲竅小故也是其所以舒疾之分賈疏先致者疾之分後致者舒之分土示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賈疏大司徒五地有原隰故知土示

中有原隰也不言原隰而云土示者欲見原隰中有社稷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是社稱土示

賈氏公彦曰大司徒五地之物生動植俱有此但言動物不言植物者據有情可感者言也　王氏安石曰所謂象物則在天成象者羽物輕疾故致之最易介物重遲故致之特難象物恍惚無形則致之尤難川澤巳下之屬虛故致之易墳衍實故致之難天神遠人而尊故致之尤難所致之先後其大致如此

王氏志長曰夔頌舜樂庶尹允諧先以百獸率舞大

司樂以六樂致神示亦先以羽臝鱗毛介象聖人作樂必徵之異物何也天神地示人鬼之情狀不可得而見也物類之難感而亦致焉則天地格神鬼享可見矣

案此承上文論作樂感召之理以起下六變八變九變之端也邦國萬民賔客遠人之屬乃同類感應易通故此與下文皆論鬼神示之感而此兼言羽臝之屬以備作動物之意象物如史記樂書師曠鼓琴白

雲起風雨隨之之類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用大蔟姑洗南方之祭用蕤賓西方之祭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用黄鍾爲均焉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麟鳯龜龍是也

辨正劉氏恕曰注以致羽物臝物遂謂大蜡索百物之祭不知蜡祭息老物樂田畯而已六樂不宜用於此

案籥章職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非大司樂之司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此經以羽物配川澤蠃物配山林鱗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示與大司徒異者彼言物生所宜此則以所致難易為序也

凡樂圜鍾為宫黄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凾

鍾為宫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黄鍾為宫大吕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圜于權反角如字古音鹿大蔟之大音泰徵張里反下竝同靁雷同九磬之九依注作大

正義王氏肅曰圜丘則郊也以所在言之謂之郊以

所祭言之謂之圜丘祭法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周官冬至祭天于圜丘一也

鄭氏康成曰圜鍾夾鍾也凡五聲宫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徴羽祭祀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賈疏以商是西方金故不用

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賈疏枝根末生者若子孫焉

陰竹生於山北者賈疏爾雅山北曰陰

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九磬當為大磬字之誤也

賈氏公彦曰因高以事天故於地上因下以事地故於澤

中圜丘取自然之丘圜者象天方丘亦取自然之丘方者象地也不可於水中設祭故取澤中之丘天陽地陰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是以還於陽生陰生之日祭之宗廟謂祫祭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毁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也天用雲門地用咸池宗廟用大磬者依上分樂之次序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為差也　鄭氏衆曰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

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賈疏文七年左傳郤缺語然原本尚書大禹謨賈服與先鄭並不見古文尚書故引春秋傳也

案上文既言分樂而序之以祀以祭以享矣其陽生而郊天陰生而祭地大禘大祫有事於大廟禮彌隆則樂彌盛故皆併二樂而兼用之其為宮角徵羽及鼓鼗管琴瑟之異者蓋於天地宗廟各有所宜而亦因以為差焉音有八而止舉其三者鼓鼗以命管琴

瑟以升歌舉其重者言也六代之舞在天則統以天神之所用在地則統以地示之所用在廟則以古為尊故舍護武而用大磬焉樂兼用四而舞直用其一者合樂乃舞舞不可以兼用也六變八變九變其樂應有此數至是乃終耳皆降皆出天地之大祭祀容有配食者故云皆然亦非盡羅列也大祫則合羣主然於宗廟不言皆者其以大禘不合羣主故與上言樂至六變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土示皆已畢至此

謂八變地示乃出者彼所致土示原隰之稱與上四者俱各為一端唯此乃為大地示也

辨正朱子曰周官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以書傳言郊社者多却說社便是后土某看来不如此也自還有方澤之祭　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合共祭享之禮豈有祭天便將許多百神排作一堆都祭　問祭不用商音曰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

無商音奏起來五音依舊都在温公言本朝無徵音也只是無徵調如今人曲子所謂黄鍾宫大吕羽這是調如首一聲是宫聲尾後一聲亦是宫聲這便是宫調若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　黄鍾為宫大吕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而言之康成辟位不用之説非也　楊氏復曰圜丘之祀注以為禘蓋見祭法禘在郊上遂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嚳於是以祭法之禘為冬至祀天于圜丘

以嚳配之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疏家傳會繆說相沿幸王肅趙匡發明之然後人知禘是宗廟之祭非謂天地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合樂而祭之賈疏致神則下神也禮之以玉據天地天地不祼祼據宗廟宗廟無禮神之玉周之禮祭祀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賈疏石氏星經天官注云房心為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又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公羊傳大辰者何大火也房心之氣為大辰天之出日之處

為明堂故以圜鍾為天宮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賈疏林鍾在未八卦坤亦在未故云坤之位星經天社六星輿鬼之南是在輿鬼外也天社坤位皆地神故以林鍾為地宮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賈疏黃鍾在子子上有虛危故云虛危之氣星經虛危主宗廟故為人宮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賈疏各於本宮上相生為角徵羽或先生後用或後生先用故云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賈疏夾鍾與無射合夾鍾是呂陰也無射是律陽也天是陽故宮後歷八相生還從陽數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賈疏地宮

是林鍾與蕤賓合但中呂與林鍾同在南方位以天尊地卑故嫌其同位而不用之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賈疏中呂上生黃鍾黃鍾為角也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亦嫌不用林鍾上生大蔟賈疏大蔟為徵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賈疏姑洗為羽也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大蔟賈疏大蔟為角也大蔟下生南呂賈疏南呂為羽先生後用也南呂上生姑洗賈疏姑洗為徵後生先用也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辟之賈疏凡言不用者卑之凡言辟之者尊之林鍾上生大蔟賈疏大蔟為徵先生後用也

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賈疏天宮既從陽數故於本宮之位人地皆不辟之至於南呂姑洗合地於天雖有尊卑體敵之義故用姑洗天宮之陽所合但人於天尊卑陽絕故辟姑洗天宮之陽所合也〉姑洗下生應鍾〈賈疏應鍾為羽也〉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賈疏以林鍾是地宮與蕤賓配合故又辟之注知有辟之及不用之義者以其天人所生有不取有不敢也不取者是嬔不用人鬼不敢者是尊而辟之也〉蕤賓上生大呂〈賈疏大呂為角後生先用也〉鄭司農曰雷鼓雷鼗皆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靈鼓靈鼗四面

路鼓路鼗兩面雲和地名㭚謂靁鼓靁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賈疏鼖鼓晉鼓等非祭祀鼓皆兩面則人鬼地示天神之鼓累加可知　賈氏公彦曰角徵羽三者宫之所生以其或先生後用或後生先用若地宫所生姑洗為徵後生先用南吕為羽先生後用人宫所生大吕為角後生先用大蔟為徵先生後用也六變者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為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為三成舞人各轉

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為六成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為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為八成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為九成此約樂記周之大武而言大頀已上亦應立四表以與舞人為曲別也

案康成以上經大合樂與此併為一祭之事故謂先奏是樂以降神後乃大合樂而祭之夫歌笙間而後

合樂合樂乃舞豈其未禮玉未祼之前而遽已備此殷人滌蕩三闋蓋奏鍾鼓之類下文云尸出入奏肆夏則尸未入時歌工舞人均未入也然則此即祭時之樂而非僅以之降神明矣至其辟位不用之說頗費苦心然似於樂律之瀍未合上言六樂者文之以五聲則未有五聲不備而可以成樂者以一律為均則諸律之為徵為羽為商為角皆有自然之次序其當之者不可得而辟其未至者不可得而攙康成以

此四樂者混合為一不知諸律之為調而以聲當之見其於次不合則不得不歸於辟位不用而展轉遷就以求合焉賈氏先生後用後生先用之云亦以其於次不合而為之辭也朱子謂此是四樂四樂則四調也令試仍以上文求之上言以祀之樂四黄鍾大呂姑洗南呂此云黄鍾為角謂黄鍾之角調即姑洗也大蔟為徴即南呂也姑洗為羽即大呂也唯圜鍾為宫不合上言以祭之樂四大蔟應鍾蕤賓函鍾此

云凾鍾為宮即凾鍾也大蔟為角即蕤賔也姑洗為徵即應鍾也唯南吕為羽不合上言以享之樂四夷則小吕無射夾鍾此云大吕為角即小吕也應鍾為羽即夷則也唯黄鍾為宮大蔟為徵不合夫三宮之義應乎三始子天氣之始也午地氣之始也卯人事之始也然午者正陽之位故地從其合而始於未此三宮為樂之本不可移易然則天宮之圜鍾當為黄鍾人宮之黄鍾當為圜鍾盖互訛耳其餘三調乃各

以六律五聲之序求之則當之者名其調焉然則地宮之南呂為羽當作小呂小呂之羽大蔟也人宮之大蔟為徵當作夾鍾夾鍾之徵無射也亦字之誤也黃鍾為宮則黃鍾宮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即以黃鍾黃鍾為角則黃鍾角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姑洗大蔟為徵則大蔟徵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南呂姑洗為羽則姑洗羽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大呂餘樂皆以此推之不直言姑洗南呂大呂

而云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者所以明商調之不用又以見上六樂姑洗之為黃鍾角南呂之為大蔟徵大呂之為姑洗羽與此互相明也其餘皆然如此則十二律分布均齊無漏無複而於天地人三宮之義各有歸宿且與上祀祭享之六樂分合有殊而名數不異條理井然矣此經傳寫之訛固多有之抑以天宮黃鍾一律宮角兩用或有疑其重複者而以意易之與　六變八變九變賈氏約樂記大武而

以舞節言之立四表為進退頗類大司馬大閱之濾未知大武之舞果有四表與否更以推之他舞尤恐難通上六樂自一變以至六變具有之如賈説豈一變者自南表至第二表而遂止二變者至第三表而遽止乎似不成舞也如一變二變不作如是解則六變八變九變亦不必然矣舞以八佾則八人為一列自南而北也虞書云舞干羽于兩階則左右分為兩行也大胥職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司

干職舞者既陳授舞器是舞者既就位乃執器每變

訖則舞者有更代故言出入也歌者在上樂縣在下

舞節必與歌奏之聲相應此其相距不宜甚遠斯於

兩階之語有合焉若然則其進退不過數步數十步

之間無須立表所謂變者蓋其縱横分合往來嚮背

轉旋曲直之勢每變則異匪直進退之間而已况大

磬之舞則當象其至德升聞雍容揖讓垂裳恭已之

儀與大武必迥不同豈可一概論乎上注云變猶更

也樂成則更奏是以歌奏之節數之也舞時有歌有奏而歌奏之時不皆有舞似仍當以歌奏之節數之存異鄭氏康成曰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示則主崐崘人鬼則主后稷祭法曰周人禘嚳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　賈氏公彦曰爾雅云禘大祭也不辨天神地示人鬼皆有禘稱祭法禘黄帝之等據祭天圜丘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據夏正郊天論語禘自既灌據祭宗廟是三者皆禘也王者

以建寅之月郊所感生帝還以感生祖配之若周郊以后稷配也郊之禘以稷配圜丘之禘以嚳配圜丘未必定在郊無問東西南北方皆可　孔氏穎達曰天神有六天子祭之歲有九冬至祀昊天上帝紫微北極耀魄寶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土王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祭之於北郊六也王

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夏正月祭之於南郊七也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地示有二歳二祭夏至祭崐崘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月祭神州之地示於北郊二也或云申月祭之與郊天相對

案康成以此三者皆為禘而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以孝經郊祀后稷配天解之併此則四禘也天一而已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故郊與明

堂均為大祀孝經孔子之言不可易也程子所以發明之者至矣圜丘與郊為一其五帝即明堂上帝也此外唯祈穀舞雩則祈請有事焉禮之次者亦通於諸侯矣夫祭不欲數數則瀆惡有多其名目而一歲至於九祀者乎社亦地祇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采地者皆有社方澤之祭則天子之異於侯國者耳乃云方澤之外又有神州皆緯書荒誕不經之説也孔賈所言悉本鄭義鄭氏有功禮經不小而遵信緯書

是其所蔽此典禮之尤重大者故存而論之
通論陳氏祥道曰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為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為圜言壇言折則人為之也祭祀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於人為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

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坎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先以全脅其玉四圭有邸兩圭有邸其酒明水及五齊三酒其器八尊疏布冪樿杓豆登鼎俎簠簋匏爵之類其藉蒲越藁秸天子出郊則其車玉路其旗大常其服大裘衮冕祭地則衮冕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大碁如

此記曰兆於南郊就陽位也爾雅曰非人為謂之丘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縣音懸

正義鄭氏康成曰叩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不賈疏謂叩之使作聲而省知其完不善惡也

賈氏公彦曰言凡語廣饗食燕有樂事亦兼之宿縣者於前宿豫縣之舉大祭祀其實中小祭祀亦宿縣也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夏皆樂章名賈疏此三夏即鍾師九夏之三

賈氏公彥曰先言王次言尸後言牲者祭祀之次也王與尸出入謂祭祀初入廟門祭訖出廟門也牲出入謂二灌後王出迎牲及爓肉與體其犬豕　王氏詳說曰奏九夏者皆鍾師令者令鍾師也

案獨令奏三夏者祭祀之樂大師令奏凡夏皆有聲無辭詳見鍾師職

師國子而舞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用舞者帥以往賈疏凡興舞皆使國之子弟為之但國子人多選當用者帥之以往

案樂之諸工各有所屬國子六舞大司樂所教者故帥之

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饗饗賔客也不入牲賈疏若祭祀大饗牲當入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其他謂王出入賔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

案其他包宿縣展聲命舞

通論賈氏公彥曰大饗有三曲禮大饗不問卜謂饗帝於明堂也禮器大饗腥鄭注謂祫祭先王也郊特牲大饗尚腶脩謂饗諸侯來朝者也此大饗即郊特牲所謂大饗其牲殺於廟門外烹之升鼎乃入故云不入牲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

正義鄭氏康成曰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賈疏其詩

云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言君一發矢虞人驅五豝而來也　王射以騶虞為節

賈氏公彦曰大射謂王將祭擇士而射於西郊虞庠也射義騶虞者樂官備也天子以備官為節

詔諸侯以弓矢舞

正義鄭氏康成曰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

賈氏公彦曰諸侯來朝將助祭預大射之時則大司樂詔以射之舞節案大射儀命三耦取弓矢于次三耦皆次第各與其耦執弓搢三挾一矢向西階前當

階揖升揖當物揖射訖降揖如升射之儀是其舞節也

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侑音又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食朔月月半以樂侑食時也侑猶勸也賈疏案玉藻天子諸侯皆月朔加牲體月半無正文約士喪禮月半不殷奠則大夫已上有月半殷奠知生人亦有月半大食法

賈氏公彦曰若常食亦以樂侑食但大司樂不令奏鍾鼓耳　王氏昭禹曰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大牢其大食而少牢其常

食與

粢大食之侑然後大司樂令奏侑則每日恒食之侑

樂師當令之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疏義鄭氏康成曰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之樂也

賈疏鄭志趙商問大司馬職云師有功則以愷樂獻于社此注則云獻捷於祖何也答曰司馬獻軍功故於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宗廟之禮故獻於祖也

鄭司農云春秋傳晉敗楚于城濮振旅愷以入于晉

賈疏僖二十八年傳文

王氏昭

禹曰魚藻詩言樂豈南風謂之愷風天地之怒氣散焉故師有功獻愷樂樂師大獻奏愷歌遂倡之鎛師大獻鼓其愷樂則大司樂言令者令其屬也

案羣儒據大司馬職謂愷樂獻於社不宜獻於祖非也曾子問古者師行以遷廟主行王制天子將出征造乎禰受命於祖則師有功必告於祖禰而奏愷明矣獻於社告於祖禰令奏者皆大司樂也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矦薨令去樂傀劉九靡

反舊音怪字林公回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賈疏職方氏九州各有山以為一州之鎮五州五鎮得名嶽餘四州不得名嶽則為鎮五嶽岱在兖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賈疏周西都鎬京無西嶽權立吳嶽為西嶽爾雅云嵩高為中嶽華山為西嶽者據東都地中而言如大宗伯注是也嵩華俱屬豫州雍州無嶽名鄭欲見九州都有故據西都吳嶽為西嶽而言耳恒在并州傀猶怪也大怪異烖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隕賈疏若左氏云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是其奔

賈五石於宋是其賈及震裂為害者賈疏若左氏地震之類去樂藏之也

春秋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賈疏事見宣公八年萬言入則去者

不入藏之可知

案國語周伯陽甫言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又

左傳萇弘言周之亡也三川皆震皆烖異之大者也

則四鎮五嶽崩及四瀆可知春秋不書月食以其事

為細也此月食或是帶言耳

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正義賈氏公彥曰大臣死大夫以上是也國之大憂若檀弓國亡大縣邑及戰敗之類　鄭氏康成曰札瘥癘也凶凶年也烖水火也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為賈疏樂縣於虡釋下之兵鼓縣於車上休亦釋下之意故以為況案去樂弛縣皆據路寢常縣之樂而言去樂者屏而不作其日暫也弛縣者釋下其器其日久也知然者諸侯之喪衆多去樂不能久也大臣則數少而情戚春秋傳知悼子未葬杜蕢諫鼓鍾雜記君於卿大夫

比卒哭不舉樂足以徵之矣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變雖大一日之事也大札大凶大憂非可一日而弭也則屏樂期有久暫必矣　侯國卿大夫數少故皆以卒哭為期此經所謂大臣乃孤卿巳上若大夫則未必如是久也

通論陳氏暘曰膳夫職大喪大荒大札天地有烖邦有大故則不舉司服職大札大荒大烖素服葢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去樂弛縣其極也又素服不舉所以

畏天變而省身罪已者如此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也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閒濮上慢聲惰慢不恭賈疏若樂記齊音敖辟喬志是也　賈氏公彦曰建國謂新封諸侯之國也移風易俗當用正樂以化民故禁此四者

案此蓋大師陳列國之詩以觀民風則大司樂因而禁之也政教有得失風俗有邪正則聲音異矣淫過

凶慢四者本乎人情流於風俗者也政教善則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又以和聲感之故風移而俗易矣凡國皆然不專指新封者經特據建國言之耳

大喪涖廞樂器廞許金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涖臨也廞興也臨笙師鎛師之屬興樂器也賈疏笙師鎛師皆云大喪廞樂器奉而藏之籥師亦云大喪廞其樂器司干亦云大喪廞舞器故曰之屬興謂作之　賈氏公彦曰樂器謂明器沽而小檀弓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是也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㕔皆從滛後鄭不從者司服職大喪共其復衣服㕔衣服掌其陳序圉人職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㕔馬亦如之㕔陳既别故以興象為義也

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亦臨筝師鏄師之等

案此職自篇首至教樂舞成均設教之法也自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大合樂以下用樂以事神人及感

通之效也此下則大司樂躬親其事者故以凡樂事領之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内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賈疏其實六舞皆學舉大夏以兼前後也

賈氏公彦曰小舞即下文帗舞已下是也此云小舞大司樂雲門已下為大舞也　張子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者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

馬氏端臨曰雲門已下舞之名也若帗若羽若皇若旄若干若人則舞之具也有此六者之具然後可以舞六代之舞非小舞之外別有所謂大舞也樂師所教是各指其所習而言大司樂所教是通指合舞而言

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帗音拂注故書皇作䍿鄭司農云讀為皇書亦或為皇

正義鄭氏康成曰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

也皇雜五色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為威儀賈疏手舞以袖四方以羽山川以干旱暵以皇賈疏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宗廟以人鄭氏衆曰羽舞者析羽鄭氏鍔曰析白羽也陳氏暘曰羽舞籥師鼓羽籥之舞是也旄舞者氂牛之尾賈疏山海經潘侯之山有獸如牛而節有毛其名曰旄牛干舞者兵舞賈疏舞師有兵舞干戈兵事所用故以干舞為兵舞陳氏暘曰干舞司干授舞器是也人舞者手舞社稷以帗賈疏舞師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程子曰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某嘗觀舞正樂其袖往而必返有盈而反之意辟廱

以旄　劉氏彝曰羽舞秉翟以為文舞也

衆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六者皆包大小舞

而言而樂師所教則主於小舞也葢人習其一謂之

小舞合衆小舞而大衍之有綴兆行列有進退止齊

而節之以聲音以象功德則謂之大舞

辨正陳氏祥道曰春秋有事於大廟萬入去籥則宗

廟兼用干戚與羽籥而康成止謂以人疎矣

通論陳氏暘曰大祭備樂必備舞春秋書有事於大

廟萬入去籥則宗廟兼用干與羽若夫散而用之則有所不備如注所云也大司樂舞咸池以祭地示則社稷不特帗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兵舞大司樂言其章不言其器樂師言其器不言其章互相備也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薺本又作齊徐私反注故書趨作路鄭司農云路當為趨書亦或為趨

正義鄭氏衆曰肆夏采薺皆樂名謂人君行步以肆

夏為節趨疾於步則以采薺為節若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為節　劉氏彝曰車亦如之者車行有緩急和鸞之聲動則相應

案凡人行趨車行環拜及射皆有徐有疾而舞者行其綴兆亦有徐有疾故教學舞者以其節而命曰樂儀也大學乃王大子春秋所有事教國子則王大子亦在其中及為王則儀既成而自然合節矣或謂專教王非教國子則謬也至為王則無復教於成均之

義矣雖孺子王出入必有捧負導引者按節以行而非樂師之職矣自士大夫以至公卿平時行步及在車或從王出入朝廟其儀無二故並於學小舞時教之車之疾徐御者所操縱然則此儀併以教御也故夏官大馭亦言之

通論陳氏祥道曰王食則以樂侑之言則以樂歌之行則以肆夏采薺節之登車則有鸞和以和之禮樂未嘗斯須去諸身故中和之志不內散而非僻之心

無自入

存疑鄭氏康成曰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也行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爾雅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賈疏反入至應門即是路門外當奏采薺也入至路門即是門内行以肆夏也此謂步迎賓客饗食在廟燕在寢則皆迎此注據大寢言則是燕時若饗食在廟與大寢同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賈疏車無

行趨之法亦於門外奏采薺門內奏肆夏曲禮國君下卿位鄭注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彼謂諸侯禮與天子異不得升降於階前也尚書傳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賈疏黃鍾陽聲之首陽主動出則撞之右五鍾謂林鍾至應鍾右陰主靜恐王大動故動以告靜蕤賓在午五月陰生之月陰主靜入則撞之左五鍾謂大呂至中呂左陽主動入靜以告動也大師於是奏樂

賈氏公彥曰王有五門應門外仍有雉庫皋三門經不言樂節注亦但據路門外內而言以義量之既言趨以采薺即門外謂之趨可總該五門之外皆於庭

中遥奏采薺矣　經先言行後言趨下又言環拜據從内向外是出時也禮記玉藻先言趨以采薺後言行以肆夏據從外向内是入時也　鄭氏鍔曰在堂則賔尚逺故行出門則賔已近故趨也　易氏祓曰朝宗覲遇饗食皆乘路車以其等為車送迎之節亦因車之行而為之奏故曰車亦如之

環拜以鍾鼓為節

正義鄭氏衆曰環謂旋也拜直拜也

案此蒙上教樂儀之文則亦謂國子也依先鄭及疏義則亦謂王也行趨有環時迎賔有拜時周旋拜跪皆節以鍾鼓

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

正義鄭氏康成曰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惟貍首在樂記賈疏樂記云左射貍首射義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

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鄭司農云大射禮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賈疏謂七節五節之間緩急稀稠如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　賈氏公彦曰凡射無問尊卑人皆四矢射節則不同射人職天子九節諸侯七節大夫士五節皆以四節為乘矢拾發其餘天子五節諸侯三節大夫士一節未射之時作之使射者預聽知射節優尊者故射前節多

也　薛氏季宣曰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奏射節所以為聽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射義貍首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小大莫處御於君所

案貍首鄭注大射儀以為逸詩是也既逸矣何又以曽孫當之曽孫侯氏等語與騶虞采蘩采蘋三詩絕不類葢後人附會為之未可據也劉氏敞疑貍首為

鶬巢二字之訛說見大射儀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

正義鄭氏康成曰序事次序用樂之事　賈氏公彦曰掌其序事謂陳列樂器及作之次第皆序之使不錯繆　李氏嘉會曰下文所謂小事令奏樂成告備皆樂政也　歐陽氏謙之曰凡聲音之正否器物之備缺時節之先後舞列之謹怠無非樂政

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事小祭祀之事　賈氏公彦曰大次二祀之樂鍾鼓大司樂令之此小祭祀鍾鼓樂師令之但無舞舞師職小祭祀則不興舞

案大祭祀則大司樂令奏三夏小祭祀不奏三夏直奏鍾鼓而已其他小事亦該焉不特祭祀也如王大食大司樂令奏鍾鼓則常食當樂師令之亦其事也至王藻所云進機升歌則事太小或未必有鍾鼓而樂師亦不與矣

凡樂成則告備

正義鄭氏康成曰成謂所奏一竟賈疏竟終也所奏八音俱作一曲終則為一成書曰簫韶九成燕禮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詔來瞽臯舞臯何敎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詔來瞽詔眡瞭扶瞽者來入也賈疏入升堂作樂也大祝職來瞽令臯舞注來嘷者皆謂呼之入彼來上無詔字故以來為呼之義與此無異也臯之言號賈疏號號呼告國子當舞者舞

及徹師學士而歌徹

正義鄭氏康成曰學士國子也賈疏大胥職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故知學士是國子也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

存疑賈氏公彦曰祭末徹祭器之時樂師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徹時歌舞俱有謂帥學士使之舞歌者自是瞽人歌也

案經云帥學士而歌徹則是學士亦歌也瞽者席於階上學士則升堂立於其側而偕瞽者竝歌與大司樂師國子而舞樂師帥學士而歌徹以其官與事差

之則學士當次於國子一等矣舞之變數有定當於祭時已竟及徹未必有舞

通論王氏昭禹曰以其父兄有爵列於國謂之國子以其衆言謂之諸子以其教於學謂之學士

令相相悉亮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相令眡瞭扶工賈疏儀禮扶工者皆稱相

鄭氏衆曰令相告當相瞽師者言當罷也

案令相兼樂之始終瞽之出入升降而言先鄭以文

承歌徹之下故云告當罷耳　又案上言奏鍾鼓謂小事也凡樂成以下則大祭祀亦在其中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

案上經掌其序事總言凡樂事也此又云序其樂事見饗食諸侯之禮重也覆舉序樂令奏令相然後知饗食之異於祭者無來瞽臯舞歌徹三事耳指言諸侯見饗食王國之卿大夫及聘卿則不必然也䟽謂諸來瞽歌徹等皆如之若然則經何不云饗食諸侯

亦如之而為此詞費乎又謂饗食徹器亦歌雍滋繆已所饗者辟公則相者非辟公也奚取爾乎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注故書燕為舞帥為率射夫為射矢鄭司農云舞當為燕率當為帥射矢書亦或為射夫

正義鄭氏康成曰射夫衆耦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凡射有三番天子六耦畿内諸侯四耦畿外諸侯三耦初射止六耦三耦等射以誘射也再射六耦與衆耦俱三射又兼作樂三番皆以弓

矢舞注言衆耦則包六耦以下　王氏昭禹曰燕射謂王與羣臣燕而射也治射政者司馬也以射法治射儀者射人也師之舞者樂師也諸侯尊大射大司樂詔以弓矢舞樂師不與

樂出入令奏鍾鼓

正義鄭氏康成曰樂出入謂笙歌舞者及其器

案九夏亦以鍾鼓奏之然所奏器多而成調其節長若奏鍾鼓則直鍾鼓而已無他器其節短凡行一禮

有奏夏時有奏鍾鼓時隨其事而為之節耳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注故書倡為昌鄭司農云當為倡書亦或為倡

正義賈氏公彦曰大軍旅王自行小軍旅命將故言凡以該之大獻謂師克勝獻捷於祖廟也師還未至之時豫教瞽矇入祖廟樂師遂倡道為之

案郊廟朝廷閨門鄉黨之樂歌皆工師所熟習也兵者凶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愷歌無庸預教必既捷然後因事陳辭以薦於廟社故樂師旋以教瞽矇

而為之倡先王務德教以養人心之和具見於此

王氏昭禹鄭氏鍔謂大司樂王師大獻令奏愷樂為王親征此則命將出師非也曰凡軍大獻則包王行及命將明矣蓋大司樂掌令奏樂師則教愷歌而倡之職相副事相承也

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帥樂官往陳之哭此樂器亦帥之

賈疏小宗伯職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又獻素獻成皆哭於殯門外彼據未葬獻材時此文承陳樂器

之下謂持器向壙及入壙時序哭之也　賈氏公彥曰言凡兼大小喪樂器明器樂官笙師鎛師之屬往陳之者如既夕禮陳器於祖廟之前庭及壙道東

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正義賈氏公彥曰凡樂官謂大胥至司干

案大司樂所掌乃師儒之簡任樂德樂語之喻教律呂之精微禮事之重大他不暇及故所屬樂官政令治訟皆樂師掌之其職如六官之師事與其長相成

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正義鄭氏衆曰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賈疏知者下文云入學合舞也版籍也今時鄉户籍世謂之户版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名聚學舞者漢大樂律曰鼻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賈疏月令注酎之言醇謂重釀之酒祭宗廟用之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内侯到五大夫賈疏漢承秦爵二十等五大夫第九關内侯第十九列侯第二十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賈疏既云

取七尺已上則十二當為二十到年三十顔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為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

案學士之版謂學於成均者之名籍也國子及鄉之選俊皆在焉諸子即國子之倅掌於諸子之官者故以諸子目之學於成均則為學士大胥按學士之版召諸子當補者諸子之官乃選諸子致之於大胥而補之使登學士之版既入成均則與國子同受樂德樂語樂舞之教不徒合舞而已

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舍讀作釋采音菜

正義鄭氏康成曰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賈疏學宮者文王世子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是也秋頒其才藝所為也賈疏頒分分其才藝高下舍即釋也采讀為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賈疏釋菜禮輕故不及先聖菜蘋蘩之屬合舞等其進退合聲等其曲折竝使應節奏賈疏舞與聲遞相合

案舍菜盎祭樂祖於瞽宗因而合舞也頒學者頒其所習之業因而合聲也合者齊其綴兆均其節奏之

謂

通論王氏詳説曰王制春秋教以禮樂是春未嘗不學聲也文王世子秋冬學羽籥是秋未嘗不學舞也此豈合舞以春合聲以秋蓋大合舞大合聲與平日之學舞學聲異也　黄氏度曰樂師教六舞未嘗合也故大胥於始入學合而教之　孔氏穎達曰釋菜有三大胥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文王世子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二也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三也舍

采合舞者謂欲合舞先釋菜也　鄭氏鍔曰禮有釋奠有釋菜釋奠則有迎牲酌獻授舞者器之禮所以致恭於先聖釋菜則不舞不授器不殺牲但以蘋蘩蕰藻之類致虔而已

存疑陳氏暘曰月令孟春命學正入學習舞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孟夏命樂師習合禮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由是觀之春夏重舞秋冬重聲春入學釋菜合舞則舉春

以見夏秋頒學合聲則舉秋以見冬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

也賈疏大同即經所謂會蓋六代之舞一一作之使節奏大同而無錯繆也言為大合樂

習之賈疏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季春大合樂則此經所云乃為季春大合樂習之序

者以長幼次之使出入不紕錯

案不曰節而曰會者舞之節必與聲會也荀卿曰目

不自見耳不自聞也而治俯仰詘伸進退遲速莫不

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葢言舞與聲會之難也入入於綴兆也出退休也凡奏樂舞者有定數學士習舞則更代而徧故或出而舞或舞罷而入其序各以其所習依行列而次之如某人當列第幾行第幾位未必以長幼也

比樂官展樂器比必里反杜毗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比猶校也展謂陳數之　杜氏子春曰次比樂官也

案以上教國子學士之事此則兼及大師以下之官皆所以待合樂而為有事之用也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正義鄭氏康成曰擊鼓以名之文王世子大昕鼓徵所以警衆　賈氏公彦曰天地宗廟之祀用樂舞則以鼓名學士舞師職小祭祀不興舞則亦不徵學士也

案上經言大祭祀大司樂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

其他如祭祀則大祭祀大饗舞者皆國子也此專舉祭祀則饗燕之樂學士皆不與明矣旄人職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則雖祭祀惟殷薦祖考之樂學士舞之至於燕樂則以舞仕者公庭萬舞賢者以自傷故周公制禮不使學士舞饗燕之樂為其將為公卿大夫之選其志節不可不素礪也　觀樂師帥學士而歌徹則大祭祀學士得與樂工同歌觀旄人職則非祭祀大饗學士不為之舞

序宮中之事

案宮中之事謂樂事也如王大食恒食皆以樂侑進
機進羞工乃升歌比而次之使樂有常度工有定員
更番遞代與小事用樂必使樂師令奏鍾鼓同義即
此所以大為之坊也　王氏安石謂比國子宿衛宮
中而學道藝者其事乃宮正宮伯掌之與樂官無與
歐陽謙之謂宮當作官皆非也凡諸官之長必次序
官中之事惟大司樂所司皆德教禮事之大者故樂

師職凡樂掌其序事正官中之樂事也而樂師之事亦甚殷故宮中之樂事又使大胥專序之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觵古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比猶校也不敬謂慢期不時至也觵罰爵也詩云兕觵其觩撻猶抶也抶以荆扑賈疏文十八年左氏傳齊邴歜以扑抶閻職

賈氏公彦曰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召聚舞者小胥贊大胥為徵令校比之知其在

不

通論陳氏暘曰樂記云行其綴兆行列得正焉周官大胥正舞位位則鄭也所以為綴小胥廵舞列列則佾也所以為行正之以辨其序廵之以肅其慢　王氏安石曰肆師相祭祀則誅其怠慢小胥廵舞列則撻其怠慢有司則加呵責學士則用教刑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筍虡者賈疏鼓鎛亦縣注直云鍾磬者據下成文而言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賈疏成二年左傳杜注軒縣闕南面形如車輿是曲也諸侯之禮也某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賈疏大射禮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鎛皆南陳又云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是軒縣去南面之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賈疏

諸侯大射備三面北面惟有鼓則大夫全去北面為判縣可知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賈疏鄉飲酒記磬階間縮霤注云縮從也霤以東西為從是階間也鄉射記縣於洗東北西面注云此為縣磬縣於東方辟射位也

案諸侯之軒縣三面東縣西縣北縣皆同大射北縣止一建鼓者餘為辟射去之非其正也士特縣在北面北面則階間也如行射禮則亦辟之故鄉飲於階間而鄉射則於東方也彼記直有磬而已其實鍾鎛鼓鼙竝存焉

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堵丁古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賈疏隱五年左傳衆仲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以八為數樂縣之法取數於此又倍之為十六若漏刻四十八箭亦倍十二月二十四氣也淮南子樂生於風亦是取數於八風之義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歌鍾二肆賈疏襄十一年左傳鄭賂晉侯歌鍾二肆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引之者證諸侯之卿大夫判縣有鍾磬之義

賈氏公彦曰云堵者若牆之一堵肆者行肆之名二物乃云半者一堵半其一肆也直言

鍾磬不言鼓鎛者鼓與鎛惟縣其一而已不編縣故不言之

案鍾磬在虡作上下兩列一列八枚謂之堵即半也合兩列則全而為肆全者全十二律與四清聲也注以合鍾與磬為全遂致滋誤

存疑鄭氏康成曰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賈疏諸侯卿大夫亦稱判縣故知以天子卿大夫判縣之一肆分為東西也士亦半天子之士

縣磬而已賈疏天子之士直有東方一肆二堵諸侯之士半之謂取一堵或於階閒或於東方也

賈氏公彦曰天子諸侯縣皆有鎛卿大夫則有鍾磬無鎛也

辨正敖氏繼公曰凡士之樂皆得縣鍾與磬惟以特縣異於大夫以上耳鍾師職掌以鍾鼓奏九夏鎛師職掌金奏之鼓鄉飲鄉射士禮也皆賔出奏陔陔夏金奏之一也然則士之特縣亦鍾一堵磬一堵而有鎛與鼓鼙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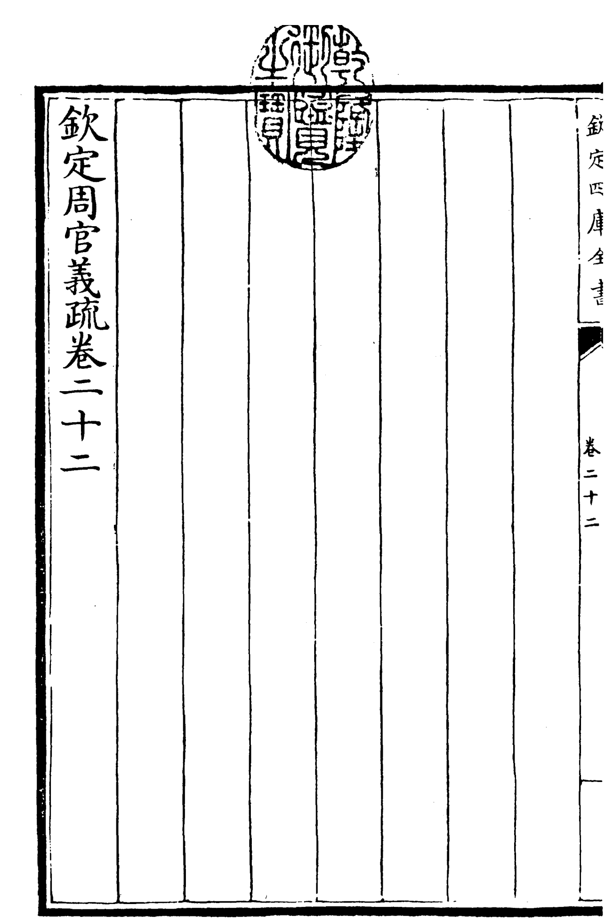
案經所言原無諸侯之卿大夫士異於天子之卿大夫士之差半之云者鄭氏之臆説敖氏以經證之當矣

存異陳氏暘曰鄭康成以鍾磬十六在一虡為一堵杜預謂縣鍾十六為一肆後世四清之聲興焉是亦傅會漢得石磬十六遷就而為之説也　薛氏季宣曰鄭氏謂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不知有磬無鍾何以和樂疑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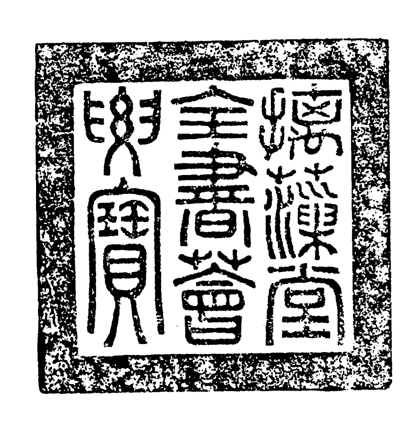
子之士鐘磬各十六枚為一肆諸侯之士鐘磬各八
枚為一堵
案樂有黄鐘大呂大蔟夾鐘四清聲故編鐘編磬必
用十六是十二律加四清也宋樂志以為為夷則南
呂無射應鐘四律為宫使商角不陵僭宫聲故用四
清皆半律然只有四清而角以後不妨用全律者沈
括馮元以為唯臣民不可陵君事物則不必辟也四
清古濾也樂之肓瘵繫焉陳氏著樂書志復古樂而

乃屏棄四清何異耳食乎康成泥於諸侯之臣半天子之臣之説謂士縣有磬無鍾亦知十六之不可缺故寧存其一而去其一也薛氏以有磬無鍾何以和樂駁之似已顧謂諸侯之士鍾磬各八枚則微特清聲也十二律亦不具雖金石兩有而都歸無用直兒童之見耳以其説易惑人故論之賈氏取數於八而倍之之云蓋未曉其所以然而聊取近似以相擬至服䖍引外傳以疏内傳之七音乃云一縣十九鍾鍾

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鍾為八十四律荒遠無稽賈氏已黜之不復置辨　又案自大司樂樂師及大胥小胥皆以教為職而凡樂之政令綱紀繫焉若大師以下則無與於國學之政所司者聲音之事器數之守所教者其屬而已此周官先後之序也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二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吳紹恩